

<<只缘身在此山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只缘身在此山中>>

13位ISBN编号：9787503939884

10位ISBN编号：7503939885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文化艺术出版社

作者：简媜

页数：16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只缘身在此山中>>

前言

这本书需要一个长序。

如果说，出书的意义是要对自己的创作概念进行编辑的话，这个散文集的确让我苦心积虑。

当“万里天”、“寻常饮水”、“行僧”这三组篇章出现的时候，我根本还没有开始找出书的“主题”，这些负载着各种不同意义的文字，仿佛是沙漠中流浪的骆驼队，不知将夜宿何处？

然而，我始终相信，我将赋予它们一个可以讨论的旨意、一段可以弹奏出的旋律，一座可以避沙挡风的帐篷。

几乎没有一天，我不想到这些。

忽然，有一个夏日，我希望独自去近海的港口走一走，毫无准备地就出发了。

我仍记得那个早晨，跟任何一个早晨一样，我的脸上留着隔夜的倦容。

当车子开上高速公路，窗外流动的山景，及山腰上筑着的城堡式住屋，及住屋上在阳台晾衣服的女人，及女人没看见的坡地上的野黄花……我用眼睛纪录这些，心里在编织一些飞来的感触，忽然，另外两组篇章的神思掠过心原，像雪地上的足迹一般清晰、自然，可以让我追随。

我放弃了港口以及散步、又原车折返台北，渴望笔以及稿纸，如干铺上的鱼。

<<只缘身在此山中>>

内容概要

此书为简媜专事写作以来结集之第二本书，收散文三十余篇，分为五辑，以诚挚好奇之心体会佛山方外的人生意境，悄然感动，衷心礼赞；又写亲情醇厚，文有境而意无境；再写男女爱恋的细致觉悟，缘若在却以无缘了篇。

简媜心思镇密，敏感多才，举目倾耳，周遭人事莫不有情；她自古典文章里练就一种圆融的句式，触类旁通，大有可观。

<<只缘身在此山中>>

作者简介

简媜，1961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台大中文系毕业，曾获吴鲁芹散文奖、时报文学奖等。是《台湾文学经典》最年轻的入选者，也是台湾最无争议的实力派女作家。著有《水问》、《只缘身在此山中》、《私房书》、《下午茶》、《女儿红》、《胭脂盆地》等十余种散文集。

简媜的文字最繁彩、晶莹！
她本人又极有趣，所以读她的书当是十分熨贴的！
简媜的作品不依赖绚丽的外表和多种包装，而是实实在在地靠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及对生活的热爱，在台湾文坛创造了一系列不容置疑的文学成就。
读罢此书，相信您一定会有同感。

<<只缘身在此山中>>

书籍目录

序：像雪地上的足迹一般万里天 行经红尘 山水之歎乃 月牙 莲众 天泉 竹涛 燕剪西楼 醒
石寻常饮水 拾箸观想 球之传奇 飞檐 行住坐卧 路在掌中 已饮阎浮提一切河水行僧 人在行
云里 天阶月色凉如水 却忘所来径 恒河沙等恒河 红尘亲切无尽意 [意篇] 血雨 凯风 [无
尽篇] 缙夜 白发 [无尽意篇] 涉水摘竹 渔父 无缘缘 [缘篇] 水月 镜花 [无
无缘篇] 地衣 浮尘野马 [无缘缘篇] 解发夫妻 借宿

<<只缘身在此山中>>

章节摘录

渔父父亲，你想过我吗？

“虽然只做了十三年的父女就恩断缘尽，他难道从来不想？”

我常自问。

然而，“想念”是两个人之间相互的安慰与体贴，可以从对方的眉眸、音声、词意去看出听出感觉出，总是面对面的一桩人情。

若是一阴一阳，且远隔了十一年，在空气中，听不到父亲唤女儿的声音；在路途上，碰不到父亲返家的身影，最主要的，一个看不到父亲在衰老，一个看不到女儿在成长，之间没有对话了，怎么去“想”法？

若各自有所思，也仅是隔岸历数人事而已。

父亲若看到女儿在人间路上星夜独行，他也只能看，近不了身；女儿若在暴风雨的时候想到父亲独卧于墓地，无树无檐遮身，怎不疼？

但疼也只能疼，连撑伞这样的小事，也无福去做了。

还是不要想，生者不能安静，死者不能安息。

好吧！

父亲，我不问你死后想不想我，我只问生我之前，你想过我吗？

好像，你对母亲说过：“生个团仔来看看吧！”

况且，你们是新婚，你必十分想念我——哦！

不，应该说你必十分想看看用你的骨血你的筋肉塑成的小生命长得是否像你？

大概你觉得“做父亲”这件事很令人异想天开吧！

所以，当你下工的时候，很深的星夜了，屋顶上竹丛夜风安慰着虫唧，后院里井水的流咽冲淡蛙鼓，鸡埭已寂，鸭也闭目着，你紧紧地掩住房里的木门，窗棂半闭，为了不让天地好奇，把五烛光灯泡的红丝线一拉，天地都躺下，在母亲的阴界与你的阳世之际酝酿着我，啊！

你那时必定想我，是故一往无悔。

当母亲怀我，在井边搓洗衣裳，洗到你的长裤时，有时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酸梅或腌李，这是你们之间不欲人知的体贴，还不是为了我！

父亲，你一个大咧咧的庄稼男人，突然也会心细起来，我可以想象你是何等期待我！

因为你是单传，你梦中的我必定是个壮硕如牛的男丁。

可是，父亲，我们第一次谋面了，我是个女儿。

日日哭母亲的月子还没有做完，你们还没有为我命名，我便开始“日日哭”——每天黄昏的时候，村舍的炊烟开始冒起，好像约定一般，我便凄声地哭起来，哭得肝肠寸断似地，让母亲慌了手脚，让阿嬷心疼，从床前抱到厅堂，从厅堂摇到院落，哭声一波一波传给左邻右舍听。

啊！

父亲，如果说婴儿看得懂苍天珍藏着的那一本万民宿命的家谱，我必定是在悔恨的心情下向你们哭诉，请你们原谅我、释放我、还原我回身为那夜星空下的一缕游魂吧！

而父亲，只有你能了解我们第一次谋面后所遗留的尴尬：我愈哭，你愈焦躁，你虽裸抱我，亲身挽留我，我仍旧抽搐地哭泣。

终于，你恼怒了，用两只指头夹紧我的鼻子，不让我呼吸，母亲发疯般掰开你的手，你毕竟也手软心软了。

父亲，如果说婴儿具有宿慧，我必定是十分欢喜夭折的，为的是不愿与你成就父女的名分，而你终究没有成全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灵犀让你留我，恐怕你也遗忘了。

而从那一次——我们第一次的争执之后，我的确不再哭了，竟然乖乖地听命长大。

父亲，我在聆听自己骨骼里宿命的声音。

前寻我畏惧你却又希望亲近你。

那时，我已经可以自由地跑于田埂之上、土堤之下、春河之中。

我非常欢喜嗅春草拈断后，茎脉散出来的拙香，那种气味让我觉得是在与大地温存。

<<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又特别喜爱寻找野地里小小的蛇莓，翻阅田埂上每一片草叶的腋下，找艳红色的小果子，将它捏碎，让酒红色的汁液滴在指甲上，慢慢浸成一圈淡淡的红线。

我像个爬行的婴儿在大地母亲的身上戏耍，我偶尔趴下来听风过后稻叶窸窣窣的碎语，当它是大地之母的鼾声。

这样从午后玩到黄昏，渐渐忘记我是人间父母的孩儿。

而黄昏将尽，竹舍内开始传出唤我的女声——阿嬷的、阿姆的、隔壁家阿婆的，一声高过一声，我蹲在竹丛下听得十分有趣，透过竹干缝看她们焦虑的裸足在奔走，不打算理，不是恶意，只是有一点不能确信她们所唤的名字是不是指我？

若是，又不可思议为什么她们可以自定义姓名给我，一唤我，我便得出现？

我唤蛇莓多次，蛇莓怎么不应声而来呢？

这时候，小路上响起这村舍里唯一的机车声，我知道父亲你从市场卖完鱼回来了，开始有点怕，抄小路从后院回家，赶快换下脏衣服，塞到墙角去，站在门坎边听屋外的对话。

“老大呢？”

“你问，你知道每天我一听到车声，总会站在晒谷场上等你。”

阿嬷正在收干衣服，长竹竿往空中一矗，衣衫纷纷扑落在她的手臂弯里，“不知晓回来，叫半天，也没看到团仔影。”

“我从窗棂看出去，还有一件衣服张臂黏在竹竿的末端，阿嬷仰头称手抖着竹竿，衣服不下来。是该出去现身了。”

“阿爸。”

“扶着木门，我怯怯地叫你。”

阿嬷的眼睛远射过来，问：“藏去哪里？”

“我在眠床上困。”

“说给父亲你听。”

你也没正眼看我，只顾着解下机车后座的大竹笋，一色一色地把鱼啊香蕉啊包心菜啊雨衣雨裤啊提出来，竹笋的边缝有一些鱼鳞在暮色中闪亮着，好像鱼的魂醒来了。

地上的鱼安静地裹在山芋叶里，海洋的色泽未褪尽，气味新鲜。

“老大，提去井边洗。”

“你踩熄一支烟，喷出最后一口，烟袅袅而升，如柱，我便认为你的烟柱擎着天空。”

我知道你原谅我的谎言了，提着一座海洋与一山果园去井边洗，心情如鱼跃。

我习惯你叫我“老大”，但是不知道为何这样称呼我？

也许，我是你的第一个孩子；也许，你悄悄在自我补偿心中对男丁的想望；也许，你想征服一个对手却又预感在未来终将甘拜下风。

你虽为我命名，我却无法从名字中体会你的原始心意；只有在酒醉的夜，你醉歪的沙发上，用沙哑而挑战的声音叫我：“老——大，帮——我脱鞋——”非常江湖的口气。

我迟疑着，不敢靠近你那酒臭的身躯，你愤怒：“听到没？”

“我也在心底燃着怒火，勉强靠近你，抬脚，脱下鞋，剥下袜子，再换脚。”

你的脚指头在日光灯下软白软白地，有点冲鼻，把你的双脚扶搭在椅臂上，提着鞋袜放到门廊上去，便冲出门溜去稻田小路上坐着。

我很愤怒，朝墨黑的虚空丢石头，石头落在水塘上：“得拢！”

“月亮都破了。”

只有这一刻，我才体会出你对我的原始情感：畏惧的、征服性的，以及命定的悲感。

然而，我们又互相在等待、发现、寻找对方的身影。

夏天的河水像初生育后的母乳，非常丰沛。

河的声音喧哗，河岸的野姜花大把大把地香开来，影响了野蕨的繁殖欲望，蕨的嫩婴很茂盛，一茎一茎绿贼贼地，采不完的。

不上学的午后，我偷偷用铁钉在铝盆沿打一个小孔，系上塑料绳，另一头绑在自己的腰上，拿着谷筛，溜去河里摸蛤蚧。

<<只缘身在此山中>>

“扑通！”

“下水，水的压力很舒服，我不禁“啊啊啊！”

”地呼气。

河砂在脚指缝搔痒、流动，用脚指一掘，就踩到蛤蜊了，摸起来丢在铝盆，“咚！”

咚！”

咚！”

”蛤蜊们在盆里水中伸舌头吐砂，十分顽皮，我一粒一粒地按它们的头，叫它们安静些。

有时，筛到玻璃珠、螺丝钉、钮扣，视为珍宝，尤其钮扣。

我可以辨认是哪一家婶子洗脱的扣子，当然不还她，拿来缝布娃娃的眼睛。

啊！”

我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同伴，但拥有一条奔河，及所有的蛤蜊、野蕨、流砂。

这时候，远方竹林处传来你的摩托车声，绝对是你的，那韵律我已熟悉。

我想，我必须躲起来，不能让你发现我在玩水。

但是这一段河一览无遗，姜叶也不够密，我只得游到路洞中去藏，等待你的车轮辗过。

我有种紧张的兴奋，想吓你，当你的车甫过时，大声喊你：“阿——爸啊！”

”然后躲起来，让你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偷看你害怕的样子：你也许会沿着河搜索，以为我溺毙了，刚刚是回魂来叫你，你也许会哭，啊！”

我想看你为我哭的样子……来了，车声很近了，准备叫，“轰轰轰……”，车轮辗过洞的路表，河波震得我麻麻的，我猛然从水中窜出，要叫，刹那间心生怀疑，车行已远……那两个字含在嘴里像含着两粒大鱼丸，喘不过气，我长长地叹一口气，把那两字吐到河水流走。

叫你“阿爸”好像很不妥贴，不能直指人心，我又该称呼你什么，才是天经地义的呢？

一身子的水在牵牵挂挂，滴到河里像水的婴啼，我带着水潜回河中，不想回家去帮你提鱼提肉，连对“父亲”的感觉也模糊了。

夏河如母者的乳泉，我在载浮载沉。

然而，为何是你先播种我，而非我来哺育你？

或者，为何不能是互不相识的两个行人，忽然一日错肩过，觉得面熟而已？

我总觉得你藏着一匹无法裁衣的情感织锦，让我找得好苦？

迟归的夜，你的车声是天籁中唯一的单音。

我一向与阿嬷同床，知道她不等到你归来则不能睡，有时听到她在半睡之中自叹自艾的鼻息，也开始心寒，怕你出事。

你的车声响在无数的蛙鸣虫唧之中，我才松了心，与世无争。

你推开未拴的木门进入大厅，跨过门坎转到阿嬷的房里请安，你们的话中话我都听进耳里，你以告解的态度说男人嗜酒有时是人在江湖不得不，有时是为了心情郁促。

阿嬷不免责备你，家里酿的酒也香，你要喝几坛就喝，也免得妻小白白担了一段心肠。

这时，阿嬷烧好了洗澡水，也热了饭汤，并请你亲自去操刀做生鱼片。

一切就绪，你来请阿嬷起身去喝一点姜丝鱼汤。

掀起蚊帐，你问：“老大呢？”

”“早就困去啰。”

”你探进来半个身子，拨我的肩头，叫：“老大的——老大的——起来吃さしみ（刺身）！”

”我假装熟睡，一动也不动（心想：“再叫呀！”）。

”）。

“老大的——”“困去了，叫伊做啥？”

”阿嬷说。

“伊爱吃さしみ。”

”做父亲的摇着熟睡中女儿的肩头，手劲既有力又温和，仿佛带着一丁点权威性的期待，及一丁点怕犯错的小心。

我想我就顺遂你的意思醒过来吧！

<<只缘身在此山中>>

于是，我当着那些蛙们、虫群、竹丛、星子、月牙……的面，在心里很仁慈地对着父亲你说：“起来吧！”

”“做啥？”

阿爸。

”我装着一脸惶忪问你。

“吃さしみ。

”说完，你很威严地走出房门，好像仁至义尽一般。

但是，父亲，你寻觅过我，实不相瞒。

<<只缘身在此山中>>

编辑推荐

《只缘身在此山中》未入山门身是客，随云随波随泥沔；甫入山门身是谁？
问天问地问乾坤？

当三毛离我们远去，现在我们枕边放着，是简媜。

我，一个背负未来之行囊的我，该如何行经这波涛也似的人生？
如何？

要不要纵身如蒙昧的急湍，一头去撞礁石，飞碎成为散沫？

要不要胆怯就像款摆的水草，再如何的游姿都尽是原地的青春？

或者，算只是玩世不恭的寄萍，一路落花有意、流水无心！

终究是弦断曲残的歌者身世，如此只如此读简媜的作品，可以体会一种简单的美。

这种直指人心的美不需要太多浓墨重彩的渲染铺陈，写一种颜色，也可以像印象派绘画般百转千回；
在深深浅浅的红里，就有了死亡与再生，缠绵与解脱，幻灭与真实，囚禁与自由。

而她语言的弹性，密度，质料，慢慢地也品出来。

<<只缘身在此山中>>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